

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十三經  
註疏所收）  
撰者 漢 趙岐 注，宋 孫奭 疏  
卷 卷十上  
內容分類 經 四書 孟子 宋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393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A39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上卷

##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惠諡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之  
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

王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

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學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上

漢趙氏註

宋孫真疏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正義曰此卷卽趙註分上卷爲下卷也此卷中凡九章

章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不可階它人丘陵猶可踰二章言聖人制祿上以爵四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不合則去亦不淹久五章言國有道則能者處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田六章言知賢之道舉之爲上養之爲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七章言君子之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八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九章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禍殃凡此九章合上卷九章是萬章有十八章矣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註孟子反覆差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以爲足以配於聖人故數章陳之猶

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也義見上篇矣此復言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色者若夏腊之地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後世聞其風者頑夫註孟子反覆差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以爲足以配於聖人故數章陳之猶

之夫更思廉潔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伊尹

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註說與上同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

夫寬薄夫敦

敦

鄙狹者更寬優薄淺者更深厚孔子

之去齊接漸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遠而遠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

而仕孔子也

也

浙瀆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魯父母

之國遲遲不忍去也是其道也孔子聖人故能量時宜動中權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也伯夷清伊尹任

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

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知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

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德條理終條理者玉終其聲而不絀也合三德而不撓也始條理者

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也

智者知理物聖人

終始同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

也

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也

智譬猶人之有技巧也可學而益之以聖譬猶力之有多少自有極限

李本寧注

不可強增聖人受天性可庶幾而不可及也夫射遠

而至爾努力也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手用巧

意乃能中也

孟子曰伯夷至非爾力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

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不可階他人丘陵猶可踰所謂小同而大異者也。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

聽惡聲至薄夫敦已說上篇詳矣此言不視惡色不聾惡聲者言伯夷清潔真身不欲以亂色留於明姦

聲留於聰也於是使聞伯夷之清風者頑貪之夫莫不變而爲廉潔之人懦弱之夫莫不變而爲能有立

其剛志也聞下惠之和風者莫不變鄙狹而爲寬闊變淺薄而爲敦厚也孔子之去齊至孔子也言孔子

之去齊急速但漬米不及炊而卽行以其避惡故如是也去魯國則曰遲遲而不忍行去此爲去父母國

之道也所謂父母國者孔子所生於魯國故爲父母國也大抵孔子量時適變其去國可以速則速

三年之淹可以仕於其君則仕之故有行可際可是也

爾力也孟子又曰伯夷之行爲聖人之清者也是其

不以物汚其已而成其行於清也伊尹之行爲聖人

之任者也是其樂於自爲而以天下之重自任也柳

之任惟行爲聖人之和者也是其不以己異於物而抑

行無有所擇也唯孔子者獨爲聖人之時者也是其所

純全之行者也蓋集大成卽集伯夷伊尹下惠三聖

子之道是爲大成耳如所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孔

子伯夷所不敬是孔子之和子亦皆取之爲聖者蓋

伊尹下惠是皆止於一偏未得其大全也而孟

上卷

也而孔子能清能任能和者也所以合金聲而玉振之而言也以孔予其始如金聲之終而能清能任能和其終且如玉振無終殺又能清而且任任而且和而而且清有始有終如一者也然則孟子於此且合金聲玉振之條理而喻歸于孔子是其宜也然而始條理者是爲智者之事也終條理者是爲聖人之事也以智者而譬之則若人之有巧也以聖人而譬之則若人之有力也如射於百步之外焉遠其射於百步之外是人之力也其所以中的者非人之力也以其人之巧耳此譬伯夷伊尹下惠但如射於百步之外能至而不能中孔子於射能至又能中者也蓋能至亦射之善者矣而能至能中者又備其善者也能清能任能和是聖人之善者也能時是備其聖人之善者也此一段則孟子總意而解其始終條理也而始終條理又解金聲玉振者也金聲玉振又喻孔予集三聖之大成者耳蓋條理者條則有數而不紊理則有分而不可易也○夏姬鄭聲○正義曰云夏姬者按史記云夏姬夏徵舒之母陳大夫世叔

聖有弊不得不如是而教也以孔子觀之又能集此三  
夷所以如是察已不殉方伊尹之時天下多退而伯  
進而伊尹所以如是而以天下爲已任方下惠之時  
天下多潔已而異俗而下惠所以如是俯身而同衆  
故伯夷承伊尹之弊而教之清下惠承伯夷之弊而  
救之和孔子又承而集之遂爲大成者誰謂伯夷伊  
尹下惠救時弊如此可不謂爲聖者邪雖然孟子取  
爲三聖其言又不無意於其間也言伯夷但聖之清  
者也以其取清而言之矣伊尹但聖之任者也以其  
取任而言之矣下惠但聖之和者也以其取和而言  
之矣孔子之聖則以時也其時爲言以謂時然則然  
無可無不可故謂之集其大成又非止於一偏而已  
故孟子下於下拔取金聲玉振而喻之也言集大成者  
如金聲而玉振之者也金聲者是其始條理也言金  
聲始則條而終則條者也如伯夷能清而不能任伊  
尹而不能和下惠能和而不能清者也王振之  
而無條理也

之妻三爲王后二爲夫人納之者無不迷惑陳靈公與大夫孔寧儀共通於夏姬廢失朝政徵舒遂殺靈公及申公蓋將夏姬來奔於晉晉人殺巫臣又娶夏姬凡此是也云鄭聲者已說於公孫丑篇○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者○正義曰已說於上篇

### 北宮綺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主北宮綺衛人班

列也問周家班列爵祿等差謂何孟子曰其詳不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算聞其畧也註詳悉也不可得備知也諸侯欲密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已之所爲故減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軻孟

子名也略龜也言嘗聞其大綱如此矣今考之禮記

王制則合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註公謂上公九命及二工後也自

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註諸侯

法天子臣名亦有此六等從君下至於士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註

凡此四等土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

里象雷震也小者不能特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名通  
曰附庸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  
受地視子男主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

之制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  
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  
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主公侯之國爲大國卿祿居  
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  
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倍  
無人在官者未命焉士者也其祿比上農夫士不得

耕以祿代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  
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  
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主伯爲次國大

夫祿居卿祿三分之一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  
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  
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主子  
男爲小國大夫祿居卿祿二分之一也耕者之所獲  
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  
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

是爲差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百畝之田加

之以糞是爲上農夫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

等若今之斗食劣吏除吏也

北宮至爲差○正義曰此章言聖人制祿

上下等差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籍從私孟子畧紀言其大綱以答北宮綺之間也北宮綺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者北宮綺問孟子以謂周家班列其爵祿高下等差如之何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至掌聞其畧也者孟子答之謂其詳悉則不可得而聞諸侯放恣憎惡其法度有妨於己之所爲盡滅夫其典籍故今不復有然而軼也但掌聞得其大綱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至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者此皆孟

子言周室班爵祿之大綱也云天子一位至凡五等者蓋父天母地而爲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無私爲德者公也丘侯於外以君人爲德者侯也體仁足以長人者伯也子字也字養也而其德足以安人者人者故曰子也男任也任安也而其德足以安人者故曰男也自天子至於子男皆有君道故尊卑之位凡有五等然公侯伯子男皆臣乎天子而爵位之列自天子始所以與天子同其班君一位鄉一位至凡六等者鄉也智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達者卿也自君以下至於士皆有臣道焉故尊卑之位等然卿大夫士皆臣乎國君而爵位之列自國君以與國君同其班凡此者是皆孟子所謂班君臣之位凡爵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至附庸者此孟子所謂班君臣之位凡方千里則無以待天下之諸侯故制地方廣千裏蓋之等差也故天子尊於公侯故制地方廣千里蓋故地廣百里蓋不廣百里則無以守宗廟之典籍亦故子男又卑於伯故其地之廣狹亦故子不地之所六也伯又卑於公侯子男又卑於伯故其地之廣狹亦故子不地之所六也

莫不有七十里五十里之差凡是四等如其德不足以合瑞於天子而其地又不足以敵廣於公侯其勢又難以特達於天子者故因大國以名通則謂之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伯周禮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鄭玄云王之上士三命則元士者卽上士也蓋以六命之卿其所受之地則視七命之諸侯以四命之大夫則所受之地而視七命之伯以二命之元士其所受之地則視五命之子男故也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公侯之國是爲大國者也大國之地方百里而國君之祿則十倍於卿而卿之祿是爲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卿所居之祿又四倍於大夫而大夫之祿是爲居卿祿四分之一也大夫所受之地則一倍於上士而上士之祿是爲居大夫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亦皆轉爲相倍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者蓋庶人宦官者是未命爲士者也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

於天子國君者也其祿比於上農夫然而不耕者蓋以士勞力於事人不爲無庸也而祿已足耕也者蓋伯之國是爲次國者也君卿大夫士之祿亦同大國之君卿大夫士之祿相爲倍差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亦以祿足以代其耕矣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子男者是爲小國者也君卿大夫士之祿亦相爲倍差與上同其祿足以代其耕亦然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者蓋耕者所得一夫一婦佃田百畝而百畝之田加之以糞是爲上農夫其所得之穀足以食養其九口上次則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則食六人下食五人其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亦如農夫有上中下之次有此五等矣若今之斗食佐史屬吏是也王制云王者之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其不及天子又無六等殆與

不得鬻其詳特以大略而答此官歸之間也。云今考於前歟。註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至凡五等。正義曰周禮典命職云上公九命爲伯鄭氏云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二王之後亦爲上公是也。註凡此四等之地之等差也至曰附庸者按周官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者按周易云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遯是也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名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者鄭氏云象日月之大亦取略同也天子方千里此謂縣內以祿公卿大夫士自公侯百里至子男五十里鄭氏註云星辰之大小也附庸者小城曰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註視此侯也至制也。正義曰王制云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子男天子之元士。

孟子不合者蓋以孟子所言則周制而王制所言則夏商之制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而孟子不言田而言地者蓋祿以田爲主王制主於分田以制祿孟子主於制地以分國而國以地爲主此所以有田地之異也王制云天子之三公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而孟子則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其視不同者亦以周制與夏商之制不同也孟子所以不言天子之公受地視侯而特言其卿者蓋卿與公同其所受是所謂舉卑以見尊之意也此又孟子所云班臣之祿也○詳悉也至則其合也○正義曰云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臣之所爲故減去典籍今周禮司錄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有也者蓋自列國之後先王之法浸壞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而諸侯類皆以強吞弱以大并小而齊魯之始封儉於百里至孟子時齊之百里者十畧方百里者五此諸侯所以惡其籍害也

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又註云都鄙者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祫內方百里之國也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蓋變時采地之數周末聞矣是宜孟子但言其大綱而其詳所以未之聞也。公侯之國爲大國至代耕也又自伯爲次國至三分之一也。又子男爲小國至二分之一也。正義曰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七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鄭氏云立大國三十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一六鄉也立小國百三十二少卿也名山大澤不必封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矣此大界方三千里的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十里七十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也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

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六及餘方一百里者謂之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并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男而又有大國次國小國之殊制爾故三十里之遂先王之制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此所以有公侯伯子二十里之郊九里之成三里之宮是大國之制如此也自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一里之宮是次國之制如此也有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成爲宮是小國之制如此也大抵上綦於大國下綦於小國其地雖廣狹不同其祿雖多寡有異及君之所受均十卿之祿而已自卿以下至於士其祿各一此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夫居於

卿祿四分之一上士居大夫祿二分之一次國大夫祿三分之一小國大夫君卿祿二分之一也其君王制周官與孟子雖有不合旨於前言其大無所獲得也夫一婦佃田百畝至若今之斗食步步百爲畝百爲夫此耕者制民之產以六尺爲步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九人其鄭氏以謂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瘠有五等收入同其說是矣然孟子言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凡三等又與此異蓋以周禮以一易再易不易之地言之所以有三等也孟子王制論所入食人之衆寡此所以有五等也周禮上地家七人而孟子言上地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者蓋上農夫足以食九人而其家七人上次食八人者蓋上地矣先王之制祿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則庶人在官者與下士同祿其多寡之數足

孟子卷第十一  
視五等農夫爲差  
而班祿亦不外此

萬章問曰敢問友註問朋友之道也孟子曰不挾長不  
挾貴不挾兄弟而交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  
也註長年長貴貴勢兄弟兄弟有富貴者不挾是乃  
爲友謂相友以德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  
焉樂正襄叔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  
人者交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  
家則不與之交矣註獻子魯卿孟氏也有百乘之財  
樂正襄叔仲其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

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註  
子以其富貴下此五人五人屈禮而就之也非惟百  
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  
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顓頊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  
我者也註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王順長息德不  
能見師友故曰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  
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  
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  
也然終於此而已矣註大國之君如晉平公者也亥

唐晉賢人也隱居陋巷晉平公嘗往造之亥唐言入平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蔬食糲食也不敢不飽敬賢也終於此平公但以此禮下之而已弗與其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尊賢也註位職祿皆天之所以授賢者而平公不與亥唐共之而但卑身下之是乃匹夫尊賢者之禮耳王公尊賢當與共天職矣舜尚見帝帝嚳男于貳室亦饗舜送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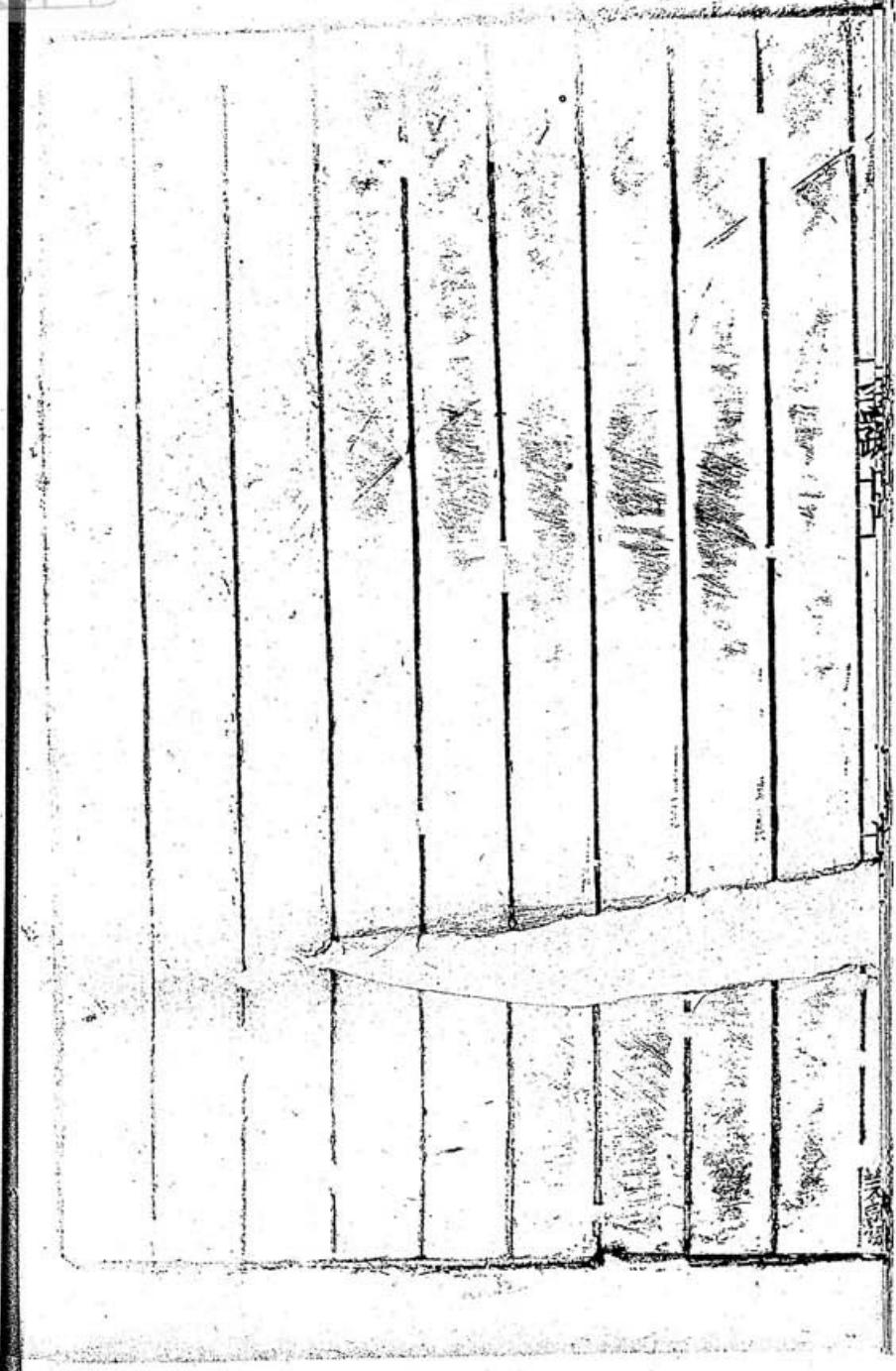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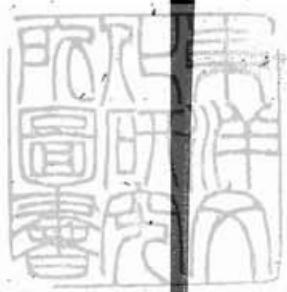
之於貳室貳室副宮也堯亦就享舜之所設更迭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甥卒與之天位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費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註下敬上臣恭於君也上敬下君禮於臣也皆禮所尚故云其義一也

萬章問曰至其義一也正義曰此章言匹夫爲法者也萬章問曰敢問友者是萬章問孟子爲朋友之道何如也孟子曰至撫也孟子答之次謂不撫貴者而友朋友也是友其德也以其不可以有撫戴其勢而友之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至其義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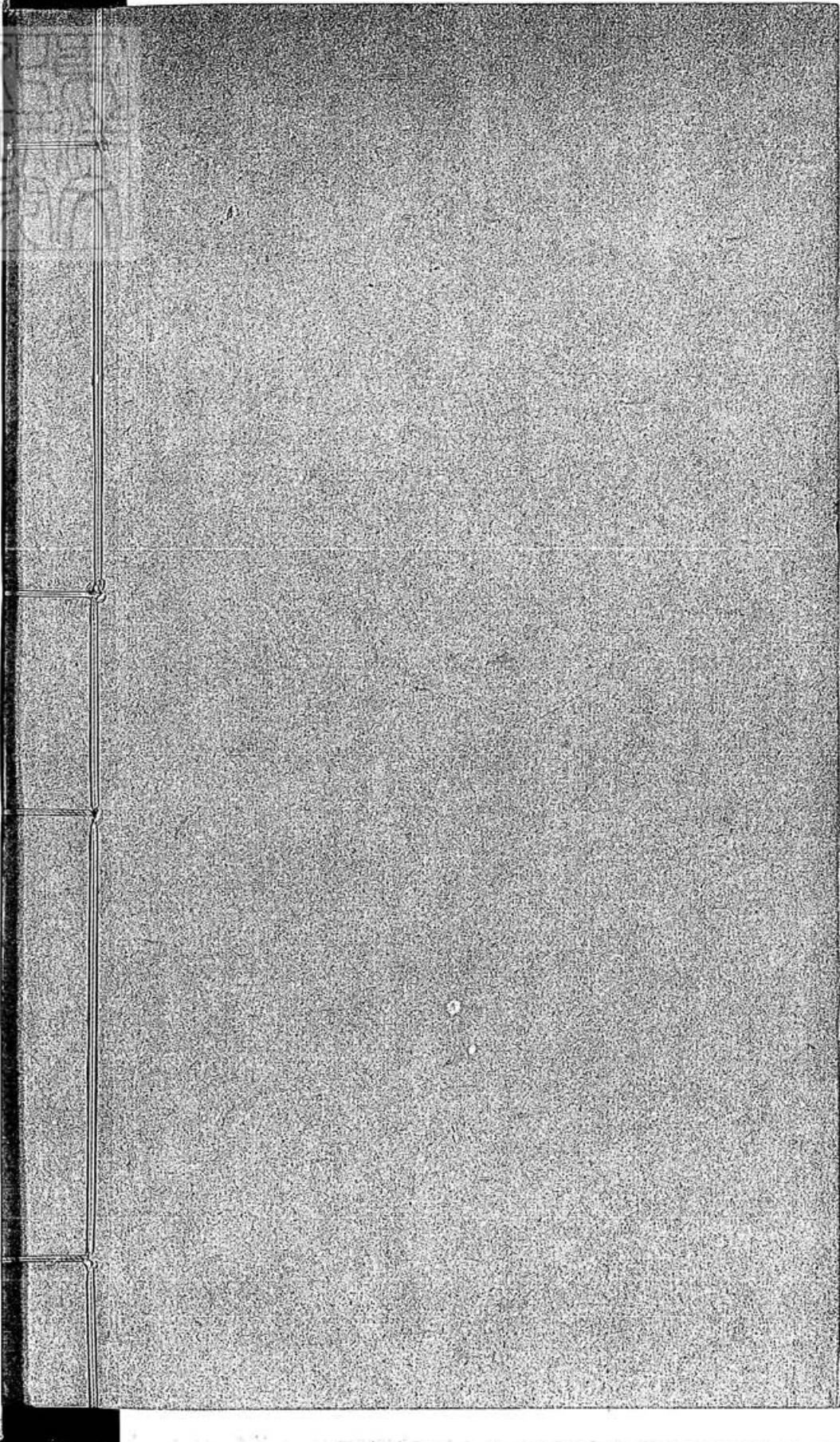
子又言孟獻子魯卿是有兵車百乘之家者也有友五人焉其二人曰樂正襄叔仲其三人則我忘其姓名矣夫獻子之與此五人者是友也以此五人無盡與獻子爲之友則以貴下賤故也所謂好人之善而忘已之勢者也今五人與獻子爲友者亦所謂樂已之道而忘人之勢者也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寫小國之君亦有如是也費惠公乃小國之君也嘗云我於子思則師事之矣我於顏淵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不足爲之師友但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爲如是也雖大國之君亦有如是矣晉平公者乃大國之君也嘗徃於亥唐之家亥唐言則入其門言坐則坐言食則食雖蔬食菜羹之薄亦未嘗不飽也蓋弗能掩之其天祿也且職位祿皆云天者蓋此三者皆天之所授於人也故云國君之位必曰天位云職位祿皆云天者蓋此三者皆天之祿也又弗能掩之治天職也抑又不

西漢天職云祿則曰天祿耳言平公以身禮下之是者之尊賢矣非所謂王公大人尊賢者也以其王入舜於往日上見於堯帝堯乃館舍之於副宮堯亦就副宮而饗舜所設更爲之賓主然卒禪其天位此天子之友其匹夫也云匹夫者蓋舜本則耕於歷山但側微之賤者也故云匹夫云甥者蓋堯爲舜之外舅堯所以謂舜爲甥也且用下敬上如舜之上見於堯故欽堯爲友是謂貴其費用上敬下如堯館于貳室趙簡子云魯子獻子有闢臣五人豈謂此五人者乎然亦名字則未之詳○妻父曰此蓋案禮記而云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上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